



冊府元龜

卷之百五十六
至五十八



13
849
56



門 4 3
號 849
卷 5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六

誠勵第一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
攸司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於百官府曰各脩
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國有大
刑斯所以允釐百工慎乃在位勉脩厥職無從匪彝

也故詩曰凡百君子各恭爾身傳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斯乃王者欲物得其所人不踰閑去末歸本有耻且格故誕告多方申明約束使其感激自勵遠罪遷善無遠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訓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九職四岳十二牧凡二

十二人特勅命之欽哉惟時亮天工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

其明者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考績法明眾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

不令相從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鄰近也言善惡明也

君臣道近相須而成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

為布立力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

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

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畫蟲為飾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

五采備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

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士得兼下

制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面從我

審之言我不可弼

殷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

匪彝無卽悖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當悖慢也無從非嘗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

典以承天休守其嘗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

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以所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周成王封康叔爲衛侯作酒誥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周公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民施大教命於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父昭子穆穆將言始國在西

厥誥庶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紂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此

女曰祀茲酒大正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節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惟天下告命使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爲祭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天下威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亂德亦無非以酒爲行者

惟辜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

事無彝酒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越庶國欽惟

祀德將無醉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惟曰我民迪

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言子孫皆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之常教於小大之人皆

念德則子孫惟傳一

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稷黍奔

走事其父兄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

用酒

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

其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當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

克羞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

中德

我大惟教女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

爾乃自介用逸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

道之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

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

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忘在王家

王曰封我西土棗徂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

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嘗飲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

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

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能當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

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棗有躬不敢自暇自逸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也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男服衛服甸服邦國越在內服百寮

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祖之德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越

百姓里居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夫致仕居於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

敢亦不暇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惟助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敢暇飲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身於正人之

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醜身王嗣

紂也醜樂其身不愛正事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言紂暴虐施其

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之誕惟厥縱淫佚于匪彝

用熟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嘗用燕安喪其威儀民

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

自息乃過差厥心疾狼不克畏死紂疾狠其心不能辜在

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弗惟德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

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白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

于殷惟逸紂衆群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言凡為天下所亡天非王曰封予

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言人無於小監當於民今

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今惟殷紂無道

可不大視此為我撫安天下於是予惟曰汝劫毖殷獻臣劫圍也我

惟告汝曰五

汝當固殷慎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侯甸男

當慎接之况太史內史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

休服采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况汝矧惟若疇圻

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敬慎况所

徒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大也宏父司空

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厥或誥曰羣飲

汝勿佚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盡執拘以歸

于周予其殺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于京又惟殷之

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又惟殷家蹈惡俗

日久乃沈酒於姑惟教之用斯明享以其漸染惡俗

酒勿用法殺之故必三申法令

且惟教之則汝有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此明訓以享國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

蠲乃事時同于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周於

見殺之罪王曰封汝典聽朕恣汝當嘗聽念我勿辨乃司

民酒于酒辨使也勿使汝王民之吏又作梓材告康

為政之道亦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與其

如梓人治材教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也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汝當嘗越日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汝若嘗越日

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司徒司馬司空

我有師師汝惟君道使順嘗於是日司徒司馬司空

尹旅曰予罔厲殺人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

如此則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亦其為君之道

善矣當先敬勞民故

丹序六章 帝王部 卷之二十一 六

汝往治民必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以民當敬勞之故女往之國又

當群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肆亦見厥君事戕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有以敬勞之

敗人宥聽頌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王啟監厥亂為民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

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繇以容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

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夫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王者其效實國君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

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

之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為厥疆畎言為臣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

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若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

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

斲制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其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今王惟曰先既勤

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後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

弟方來亦既用明德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方皆來賓服亦已

奉用先王君天能用嘗法則和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皇天已付中國治中國民矣能

遠拓其界攘則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於先之道遂人

王受命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

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為監所行已知此所以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

至於萬年 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

又成王既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

惟行弗惟反 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款而戒之使敬汝所可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

之不惟反政若二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

其信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

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其爾嘗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

厥官 其汝為官當以舊典章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辯佞亂其官蓄疑敗謀怠忽

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

其猶正墻面而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

果斷乃罔後艱 此戒凡有官位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艱惟能果斷行

事乃無後艱言位不期驕祿不期後 貴不與驕期而多疑必致患

後期而後自來驕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言當恭儉以德行已所以速亡

無行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大而名

日美為偽飾巧百端於心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

勞苦而事日拙不可為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畏懼無所不在可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刑推賢讓能庶

官乃不和政麗 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舉能備其官惟以汝舉能其官惟

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備其官惟以汝之功不能舉非其人惟亦

汝之不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

勝其任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

歎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 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

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此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斁我周德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彊母攘弱衆母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

詐僞爲吏

詐自稱吏

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牟食苗根蟲也

縣令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甚無謂也

姦法因法作姦

也與盜謂盜也當治而知情及在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耗不明也讀與耗同旨莫報切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

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

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恃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同增

亂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

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

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

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

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

孛于東方始正而虧

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

咎孰大焉書

云惟先假王正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脩德以應之

羣公孜孜帥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

恕已毋行苛刻恕者仁也仁者之心心度於物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

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

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

又為陵轢同列帝御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

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

身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訾同忠臣孝子覽炤前世以為

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賞爵光乎當世功名

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妄未去權門請託殘

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

者又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

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宵夙夜小雅之

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

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

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

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

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恣人事罪非殊

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
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
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
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
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竝
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
區區管窺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
事備爲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脩厥職
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
災與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
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
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於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
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
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
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考法析律節文增辭貨
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

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惠養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絲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任情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鷲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勅已脩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

永平故事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天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太祖征孫權使臨菑侯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爲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又代郡烏丸反以鄴陵侯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章曰居家爲父

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護軍將軍夏侯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軍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長吏觀風俗協律禮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政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土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

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長弟於族
黨悖禮棄嘗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
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
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
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
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竝謹察
之揚清激濁舉善殫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
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
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
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
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師也

太康元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
長吏還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
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
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收寒素

荀勗為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
關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
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
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以
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淨而人自正其
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
無怨訟久而自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身行穢濁
脩飾時譽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列同心
戮力深思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
禮贊一切斷之

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
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
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彊存恤孤獨
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簡察不得顧
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怵穢
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
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
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
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
耀晨輝於宇宙遂以耿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
以弼其闕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
殊貫官無糝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

疆寇未殄勞逸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川棲遲丘壑狗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耶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虚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太史局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改政易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乃下詔戒勵天

下丙申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故邪謀閉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發家陪故釁繇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否混雜智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耻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繇乎貴尚名位而禍及之矣古置三公職任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爲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所貴者

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爲下雖卑而可尊一官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爲實賢於覆餗部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實是故道義治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爲宜爵無補於時不可以爲用用而不禁爲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繇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太武神廟三年五月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處朝必忠然後身榮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剪除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效者以功次進位或有違叛軍法私離幢較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國之嘗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效矣其宣勅內外咸使聞之

太延元年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爲盡力三時黔首之所克濟各脩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職侵局綱紀紛亂上無定令民知何法自今

以後亡匿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收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誅及宗族隣伍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攪民庶若有發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贖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覆簡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收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太武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
襲嘗山王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壬戌詔曰朕卽祚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義求欲無厭斷絕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

咸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
貪穢過度誰使之然自今嘗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
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卽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
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
以待後人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敘然牧司竟墮不
祇憲旨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
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爲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
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皇興中蠕蠕犯塞仇池氏羗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

呂羅漢大破之詔羅漢曰卿以勲勞獲敘才能致用
內總禁旅外臨名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
竭誠何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邊境兵革屢興旣勞
士卒然亦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緩禁不理之所致
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陰民亦剛悍卿可
召集豪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
俗以施恩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
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孝文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旣闢人生其間故上天
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

自皇王已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食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輔弼是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意如乖忠正國有嘗刑賢者雖踈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又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事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

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旣離寒暑卿等何爲而違前詔咸陽王禧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後皇太子恂冠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

然母見必拜兄見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雒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禮孝文皆爲定及恂入辭孝文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長壤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以寫爲子之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高安可一就問許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每日親見吾也

南安王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詔徵講武孝文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廷令聞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緩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旣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只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

趙郡王幹都督關右諸軍事孝文旣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嘗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孝文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賜詳璽書曰比神遊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後朝行宮及還雒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况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廣陵王羽孝文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親餞之華

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炎天息駕汝穎勢臨荆徐聲過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州纂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後爲太保錄尚書事孝文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雒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途未開沉郭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雒陽教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命舉大功寧爲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勞弟豈容宴安自逸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任朕懷

咸陽王禧字永壽爲中都大官孝文以諸弟典三都
戒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
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
之
修身慎行勿有乖爽又曰文王小心翼翼
率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惰其餘不足觀也
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
刺史高祖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
因而戒之

高陽王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嘗侍如故
孝文戒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

此是使汝作牧爲牧之道亦難亦易其身正不令而
行故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又當愛賢士存信
約無因人言而輕與奪也

慕容契爲中散初南安王禎有貪暴之聲遣中散閻
文祖察之文祖受賂隱而不言事發殺之孝文太后
引見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尅脩文祖時亦在
中後竟無法以此言之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古者待
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炤虛
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嘗以無嘗之心

奉有嘗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告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敢受契若知心不可嘗卽知貪之惡矣何爲求退遷契宰官令

盧昶爲太子中舍人使南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楊不早定計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致慮若從先有所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卽論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爲

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

宣武時盧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旣克梁胸山置戍累表乞師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取胸置戍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以兵許請益今已送卿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蕭衍軍時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悉卽可量計

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旣儒生本少將畧又羊
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
山戍主傅文驥糧糶俱罄以城降梁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十四軍督將以
下誠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
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旣
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每有過輒加捶朴
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即
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武
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聞

冊府元龜

誠勵

卷之一百五十六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七

誠勵第二

隋高祖見太子勇文飾蜀鎧恐致奢侈之漸因而戒
之曰我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
奢華而長久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
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五十七

物時復著之以自警戒今以刀子賜汝宜識我心
秦孝王俊以奢僭免官就第薨於秦邸俊所爲奢麗
之物悉命焚之勅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爲後法也
王府僚佐請立碑高祖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
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後與人作填石耳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高祖
遺洸書曰公鴻勳大業名高望重率將戎旅撫慰彼
方風行電掃咸應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獲安方
副朕懷是公之力

煬帝大業初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皆以齊王當
立帝方重王府之選乃拜黃門侍郎柳謩之爲齊王
長史帝法服臨軒備儀衛命齊王立於西朝堂之前
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
文述等從殿庭引謩之詣齊王所西面立牛弘宣勅
謂齊王曰我昔階緣恩寵啟封晉陽出藩之初時年
十二先帝立我西朝堂乃令高頰虞慶則元旻等從
內送王子相於我于時誡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
今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
小人踈遠君子若從我言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
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勅之後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無今日矣若與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勅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善思拯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太宗降薛仁果凱旋獻俘於太廟高祖享勞旋師因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承帝業今若天下晏安使得同守富貴若使王世充得志公等豈有種乎正如薛仁果君臣不能自守致此顛覆可爲殷鑑也

二年命秦王鎮長春宮初秦王自幼年嘗從高祖及起義或搃戎在外事畢則還未嘗久別至是作鎮悲不自勝高祖戒曰汝之於家則父子出則君臣父子之道豈欲分別但安天下耳汝旣情深家國時宜勉之

太宗以武德九年卽位從容謂公卿曰朕思所以安天下者有二事唯在朕與公輩耳荒淫田獵殺戮任情人君之惡也私樹朋黨阿諛順旨人臣之惡也宜各制其慾則爲治不難矣

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獨治唯藉輔佐共安天下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諸公勉思此

義焉

十一月謂羣臣曰朕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母務其樂不遺其憂公輩亦宜濟朕所憂致朕所樂若以聲色琢竒娛朕耳目未足爲歡也唯當撫養百姓訓諭其下使朕眼不見犯法之事耳不聞刑殺之聲此則朕之歡娛公之報効耳

二年六月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文集博而有才亦悅堯舜而惡桀紂何言之相反也杜如晦對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魏徵又對曰爲人君者智者爲其謀勇者爲其戰雖聖哲猶垂旒旒纒纒以杜聰明煬帝

雖有俊才而無人君之量所謂非知之難行之實難雖解口談堯舜而躬行桀紂此其所以亡也太宗曰然昔漢武征役不息戶口減半中途能改還得傳祚子孫向使隋主早悟亦當不至於滅前事不遠朕與公輩當思自勉

三年三月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須廣聞耳目求訪賢哲有武藝謀畧才堪撫衆者任以邊事有經明德脩性理通悟者任以侍臣有明幹清慤處事公平者任以劇務有學通今古識達政術者任以理人此乃宰相之弘益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

給安能助朕求賢哉因勅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枉
屈大事合聞奏者關於僕射

八年十一月謂大理卿竇誕曰法官卿爲長也武德
之時爲息隱王所囑便迴改文案苟事曲從此卿之
短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捨親昵卿當保
所長而棄所短無阿朕意以虧憲典

十二月醮西征將帥帝誠之曰吐谷渾妄自矜大失
藩臣之禮數爲草竊侵我邊陲是行也以寡制衆良
在不疑然敵不可輕寇不可玩聞外之事將軍裁之
制變應機不可預筭官賞罪罰竝在此行當思自勉
也

十年三月諸王出藩帝嗚咽爲別既而顧謂房玄齡
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僞
罕至於破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
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
猶恐有所不逮至如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豈能
念此哉朕每一食必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
織之辛苦諸弟盍學朕乎今選良臣以爲藩弼庶其
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十五年正月誠朝集使口禮義者人倫紀綱卿等頗

能繇之百姓自然化導德齊禮豈不善邪若南方諸州多統夷獠官人於彼言語不通里吏鄉首侵漁匹庶不勝忿怨挺刃相讐因是叛亡輕犯州縣興兵討捕卽致殺傷每念於此嘗爲惕然卿當深識朕意制姦撫弱又不肖長吏或與富室交通積成欸狎怠忽刑典是惟蠹政特宜禁絕

四月甲午謂諸衛將軍曰元首股肱千載難合卿今委質於朕寔望魚水相資或薦所知或救不逮有犯無隱是曰人臣頃者武官多相攜貳欲有論爭衆挫必使其慙所謂不自爲善而惡人獨善者也宜改斯

弊

八月謂侍臣曰朕昨觀尚書帝王之道坦然可見因顧左僕射房玄齡曰卿爲百司之首佐理陰陽朕有不逮宜矯其失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職在選舉發言朕聽宜屏黜不肖進用賢才謂戶部尚書唐儉曰朕情存兆庶誠不懈怠宜知其疾苦體其虛實謂工部尚書杜楚客曰人君欲竒服異器以散府藏當諫而勿爲也謂鴻臚卿劉善固曰今遠方之人朝貢不絕來數則煩迎送拒之便絕通和宜處之以道令懷而不怨朕每庶幾唐虞欲卿等齊肩稷契耳書云可

愛非君可畏非民爲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王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

九月謂公卿曰朕昨閱帝系畧有八十餘君亡國喪身者多興邦利物者少覽此興亡極懷戰惕觀其明主能任用賢才察其闇君必以聰明自任但天下至大萬機至廣以一人之身總四海之事縱令聖獻豈能無失朕今任用公等必望庶事咸康方今地平天成亦是公等振鱗之日捐軀報國盡忠奉上寧止曳朱紫於當今亦獲嘉名於後代耳

十一月朝集使貢庭實帝謂曰情在萬邦欲家給人

足州縣官寮不識朕意耳崇虛畧實激聲要譽春蟲始簇卽呼呈蠶殖田未生已求填穀斯實浮頰百姓觀者或似至公刺史一州之長縣鄉取則其下或有煩勞爲朕禁制又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脩營樓雉欲以求媚又潛餽羊百餘口魚數百頭將饋貴戚太宗知而數之曰朕巡省河雒經歷數州凡有所須皆資官物卿餉羊養魚雕飾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不可復行當識朕心改卿舊態也元楷在隋有邪佞之目太宗故發此言以誠之又喬軌爲左驍衛左監門將軍兼左武衛大

將軍出爲夏州都督軌性踈傲不能以禮自居將發
太宗誡之曰恭者禮之本慎者人之行卿在宿衛頗
失此道久留陞階下恐長朕之過夏州重鎮卿其勉
之

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爲諫議比來何爲不
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而歷代帝
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聲稱厥后
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何
嘗不國敗身亡以爲後誡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
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罄矇瞽臣實慙駑
下不稱萬一尸祿素餐誠負陛下

五月謂侍臣曰自知者明信爲難矣至如屬文之士
伎巧之人皆自謂已長他人弗及若明公文匠商畧
詆訶蕪音拙跡於是乃見况一人聽斷一日萬機雖
弗憂勞何能盡善嘗念魏徵正諫多中朕失明鏡鑒
形無以加也因舉觴屬房玄齡等數人以勗之
十七年正月謂漢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
之乎咸曰不知帝曰爾等祿位我得奪之行善潤身
我不能奪然善事非自爾身亦貽爾子孫矣又謂侍
臣曰頃頻有妖言謀反者此皆不識天時自取亡滅

運屬太平誰與爲亂且帝王必俟符命班叔皮論之
詳矣自非上天睠顧何以克當譬之賣笏人皆競選
或先署某買衆便絕言朕署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
定可絕覬覦矣朕雖不及堯舜而以公等爲稷契共
安天下可不勉哉又謂侍臣曰自古開基之主至子
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爲幼主不賢所以致
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意歸罪於臣夫功臣子
弟多無才行藉祖考基蔭遠處大官禮德不脩奢淫
是好崇小人之附勢篋君子之鳴謙以無賴之臣事
幼弱之主顛而不共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

藩之功權化及於高位不思報效翻行弑逆此豈非
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誠勗子弟使無愆犯
卽國家之慶也

是月漢王元昌霍王元軌舒王元名滕王元嬰密王
元曉越王貞紀王慎晉王治皆侍坐帝謂曰我弱冠
之年頗愛遊獵遠伯玉云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
昨之是今復非之頃來不好跨鞍不窺苑囿唯披翫
書籍中宵乃寢有益於時必爲之三復乃知事弗師
古無以爲政

四月立晉王爲皇太子己亥帝御兩儀殿皇太子侍

側陳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歎侯君集大臣懷姦承乾爲逆因謂侍臣曰夫不善者善人之資朕嘗語皇太子以承乾爲元龜公等亦以君集爲鑒戒
閏六月帝謂侍臣曰朕白皇太子立也遇物必誨見其將飯告曰稼穡艱難不奪農時乃可嘗有其食見其乘舟謂曰舟况人君水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爲人君可不懼畏見其休於屈木之下謂曰木雖曲從繩則正后雖暗從諫則聖耳

七月謂侍臣曰天子有二難追蹤上古事嘗不稱爲一難思安兆庶而或未得所二難也而爲臣亦有二難企踵昔賢盡心事上爲一難仰止前哲居官必理爲二難然天子慕堯則堯之侶慕桀則桀之徒臣慕賢與不肖亦猶是矣

十月朔帝召雍州諸縣令誡之曰夫人君爲心百姓爲體安則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寒則應心政令急則傷下爾等或飭郵厨要聲譽非朕所尚平法憲安黎元使老弱窮獨皆得其所豪家富室不有侵漁朕所孜孜在此而已

十二月帝謂吳王曰父之於子恩愛是嘗子能仁孝不騫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順其親數有罪惡刑戮將

及何愛之有昔漢武立昭帝燕王旦請張不服霍光遣一折簡至身死國除爲人臣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臣曰蜃性含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燧而燄發人性含靈待學而成美卿等其勉之

十月帝謂侍臣曰皇太子齒學之歲須日聞所不聞乃詔太子就席而謂太子太師司徒長孫無忌等曰太子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憂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未嘗知哀未嘗知勞煩公等爲陳以啟其意無忌答曰太子外溫內敏天授多才但勤於博學事無不曉

太宗曰公知其梗槩而未得其理夫人主日出視朝賢人君子頰首在列而已負扈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行至郊野周覽遠望亡國之墟將有數矣此古昔之國其已尚焉今焉者王不求賢佐不能盡心事大國吾遣偏師擊之係頸至此流飄萬里自取滅亡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有天下者以政化爲本以人心爲固古人有言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夫將爲人君則躬事宗廟入廟而右登白阼階俯察几筵仰觀榱桷其器皆在其親不見

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則撫軍今六軍行從是所自觀爾則乘堅驅良彼則負重致遠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皇太子謝曰臣德義無聞超居上嗣授足憂懼如臨水谷蒙陛下誘訓愚闇遂廣條流親承音旨得此五事皆是發慮安危致言經遠臣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十九年帝征遼留皇太子在定州將發皇太子對帝悲啼者已數日帝謂曰承乾凶悖爾非次而得立自爲嫡長嘗在吾膝前與嬰兒孺子奚異哉而官寮皆天下著名之士吾今東征故留爾作鎮亦冀天下之

人見汝風彩夫爲國施化賢者須進不肖者須黜爲善必賞積惡必誅心存於公事不借濫勉行此而已亦安用悲乎太子曰念臣七歲偏孤蒙陛下手加鞠養自朝及夕未嘗違離明旦辭違隕心泣血今日頓鍾於臣因悲不自支帝亦爲之灑淚又韋挺時爲御史大夫封平陽縣男帝從容謂之曰卿之此任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其勉之

二十年十二月謂羣臣曰朕聞以愚事聖爲明以明事暗亦難所以自古君臣難以道合諒繇於此取自方禹湯以上恐有不逮至乎秦漢以降頗亦可知而

宇宙康寧蠻夷懾伏自謂古今未有然自惟暗短事
藉明哲卿等竝朕之股肱心腹寄以共政必宜竭心
啟沃無所私隱中書門下古稱喉舌出納言語之謂
而比拱默寂寥罕聞陳說將謂朕不能受所以杜口
邪僞自不能悉也

楊師道尚桂陽公主爲太嘗卿駙馬都尉師道卒子
豫之不肖薄行太宗嘗謂羣臣曰夫子有孝與不孝
臣有忠與不忠公等見不孝之子不忠之臣豈不同
嫉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歿已後肆情爲惡虧犯名教
良由闕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喪虧禮節誠所難恕若
訓導合宜縱其頑鄙猶不狼狽公等各育子弟咸須
示語無賴者亦勿存育

二十一年正月謂司空房玄齡等曰朕撫四海二十
餘載年已五十餘歲不我與古人輕尺璧而重寸陰
然賢人君子立身成名各欲及時雖自勵不怠但恐
歲月如馳德不周物因勅百官各勤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謂
之曰調風化俗莫尚於文潤德光身孰先於學是以
海濤不剖明珠不現崑竹不斷鳳音不彰故髦俊以
博識洽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能致治我每殷勤約

束務在勤學其所貢舉既得其人今年貢人不多升第又少豈非公等失於勤導所致又曰育物濟人必資於食家給人足本藉於農縱使瓦礫盡作隋珠沙石皆爲和璧珍寶滿目何解饑寒比年以來亦大豐稔纔有一兩州水旱卽須開倉賑給良以不勸貯積朕爲公等不取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等非常慰意公等見我想亦歡忻宜各爲我樂飲會訖又曰古人贈遺不貴珍寶其所重者相贈以言公等在州當撫馭百姓若能威惠兼舉信義不虧奉國之情無忘忠節唯以公方爲

意不以私務爲心雖不求安而安自至雖不求名而名自顯若所行反道舉指乖方身名俱喪危亡斯及但正塗難踐斜徑易登各宜勉遵善道勿貽咎累朝集使等承旨下拜其預聞詔誨者竝皆悅服

又皇太子獻玉華宮山銘太宗讀之以示羣公曰朕以暇日常教其文體觀其辭彩差欲相類然詩賦非政道之急必在屈已下人至如漢武窮奢極靡肆情縱欲而得身不顛滅貽厥子孫者正以賢臣輔弼所致卿等束髮遊宦九有俱瞻宜各守其業以相翊贊無忌曰陛下自方漢武臣所未安臣等遠擬前賢誠

多慙德然有角折齒事不兩兼幸蒙庇蔭敢不自勉
高宗永徽初蜀王愔爲虢州刺史遊獵馳騁典軍揚
道整叩馬陳諫愔曳而挫之又嘗歐擊所部縣令帝
聞而泣謂荆王元景等曰先朝櫛風沐雨平定四方
遠近肅清車書混一朕纂承鴻業懼均御朽與王共
感同憂爲家爲國蜀王田獵無度侵擾黎甿縣令典
軍無辜被罰阿諛卽喜忤意便嗔如此君言何以共
理歷觀古來諸王若能動遵禮度慶流子孫違越朝
章誅不旋踵愔爲法司所劾朕甚耻之

隴西郡王博文有妓妾數百人皆曳羅綺餘梁肉與
其弟渤海王奉慈俱以貪縱爲時所鄙高宗嘗謂曰
我怨讐有善猶擢以不次况於親戚而不委任乎聞
叔等唯昵近小人好爲不軌先王墳典不聞習學今
賜絹二百疋各買經史習讀務爲善道也

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言法令者人
之隄防隄防不立則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
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愚少執刑典卽
爲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寬則漏罪原情寘罰
在於中平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四年正月丁巳內出歌器以示侍臣曰古有歌器朕

今造成置之座右以誠盈滿卿等當思自勗嘗保榮寵

睿宗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諸王及皇親任刺史別駕多有愆過手勅戒之曰朕聞司牧兆人有國彛訓敦敘九族前王令典念此宗枝久遭沉翳近從班命庶展才能或授外藩或居內職留念訪察屬想風謠罕立嘉聲或聞蠹政當官不存於職務處事多陷於偏私禽荒酒德者蓋多樂善敬賢者全少將性之昏昧違此義方豈朕之不明成爾薄德當從戒慎勉遂俊改如迷而不復自速愆尤已實爲之悔之無及卽

宜邇相告示以副朕懷

二年三月朝集使辭帝謂之曰頃年以來國家多難朕以薄德祇膺丕緒哀疾不暇未能遠圖四海凋殘百度隳廢端憂永念冰炭盈懷卿等夙荷朝榮位班列牧正當與朕同此憂心今者考課已終各還所部將何以闡揚朝典慰彼黎甿勉思良圖日新政理年終奏計佇有所聞朕遣人分道廉問

十一月制曰設官分職本期致理惟賢是任匪私親昵若使才勝其任望重於時一日累遷固未爲速如或化工無取考績非明十年不調豈應論屈頃者官

失其序僥倖路開人不務德惟速是視在職無幾妄
希遷陟又每謁見之時多請仗下奏事不聞公議唯
乞榮班王爵與能豈繇干請朕雖遠慙聖哲多媿大
明白臨寰宇斯焉兩載卿士人材皆所知悉不被昇
擢蓋自取之當務責躬何宜往訴且難進而易退君
子格言後已而先人往哲明訓周文多士虞舜舉才
克讓滿朝故稱爲理今位叅臺省階列通班唯務趨
競餘何足紀朕方欲大革澆浮俾歸淳俗自今已後
謁見之日若更有干冒祈榮者雖地處親勲才稱俊
秀皆當格之清議一從屏黜崇廉耻之節洽昇平之

化

玄宗先天二年九月制曰法之所設本以懲非令之
必行期於禁止致理爲要何莫繇斯至如官典受贓
國有嘗法承前雖經處分在外多未遵奉且不戒視
成爲暴不令而罰爲虐豈含容之既久將訓導之未
明歟朕情存畫一過不欲貳恐愚人陷罪莫識隄防
姦吏徇私自嬰微纏永言於此明發興懷今日已前
旣往不咎從今已後有犯必繩朕不食言爾無荒怠
所以慇懃懇懇戒爾凡百者蓋以罰止罰可不慎哉
告示遐邇令知朕意

十月引京畿縣令入見謂之日間者畿輔之地水旱有愆朕務在恤人將幸于維恭承嚴旨遂輟東巡百姓等或有出關恐至失業朕每自節儉惠養黎元卿等深體朕懷各敬廼事時太上皇有誥不令東幸也開元五年六月突騎施酋長蘇祿潛窺亭障安西東護郭虔瓘及十姓可汗阿史那獻皆反側不安各以表聞乃遣使齎璽書慰喻之并降書謂虔瓘及獻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於衆懷遠以德不獨以兵卿等或宿將重名或賢王貴種咸負才畧受任邊疆當須戮力同心盡誠報國捨嫌室隙忘軀立事近得表狀

更相異同又請益兵乃非長筭自從開四鎮列諸軍控扼有嘗置額久定卽卿等所統蕃漢相兼以之制邊綽有餘裕在乎善用豈藉所加或云突騎施圍逼石城則緣史獻致寇或云葛邏祿徵兵馬則被虔瓘沮謀進退遂有兩端讒邪必然三至若大將不協小人間之自保不遑何功可就卿等去日朕已面諭不謂卽今尚猶如此且史獻十姓酋長先拜可汗一方黎庶共知所屬突騎施部落雖云稍衆當應履信思順安可恃力爭高虔瓘頃將嘉言且以忠道此際尤資史獻未可卽來入朝蘇祿先是大將軍未經制命

今故遣左武衛羽府中郎將王惠充使宣我朝恩册
爲國公令職朝序并賜物二千段及器物等務於緩
懷得所不欲征討示威史獻前擬發兵葛邏祿其時
遣衆慮於勞擾當更審思其中權宜屬在卿等王惠
迴日一一奏聞昔相如能屈廉頗竟展功業寇恂不
較賈復終承教命率繇公道匪徇私情明鏡靈龜各
以爲鑒

七月諸州朝集使辭詔曰朕聞御寰瀛者不可以乖
化養黎獻者必存於從理故專一方親百姓有愁苦
之心非收伯之德所以精求臺閣歷選縉紳嘗舉百
寮之要以光出刺之重虛想佳政用成庶績自冬入
計者則循名責實詢事考言雖不無等差終未有殊
異得非歲時或淺風教未洽耶故一切不遷各再臨
所與至於敬耆老恤災弱止姦盜伏蒙強人不忍欺
吏不敢犯田疇懇闕獄囹空虛徭賦必平逋逃自復
門杜請謁庭無滯留若是者廼聞舉職思可力政至
於弭災青集休祥尚德義崇禮樂儒風大長道化滂
流耕夫克讓織婦知節草木不天昆蟲咸遂扇彼淳
源登茲壽域若是者亦弘之在我仁遠乎哉豈惟祿
秩就加當以公卿入拜其或靡副朝獎不恭朕言陟

既宥之黜故宜及勉旃俞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督將保寧疆場且變無知之俗長爲不叛之臣必也仁明在乎清整若脂膏不潤豪髮無欺開懷納戎張袖延狄彼當愛官吏猶父母安國家如天地欲其亡散庸可得乎若其心不公所視唯利放縱部曲阿容子弟此乃求鷹鷂以馴乳使豺狼以掌牧欲其輯寧庸可得也往年趙颯在營府總統乖方近日張知運在單于徵調失所遂令東胡喪亂北虜披猖爰構征戍之勤頗致瘡痍之酷言念於此可爲深戒今諸蕃歸降色類非一在蕃者則漢官押領

入附者或邊陲安置風俗未通言語不達至於畜養實務綏懷宜令所在軍州牧將等皆加存恤申其寬盡其理問疾苦知饑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細必令無擾儻處馭多僻威恩不孚龜玉之毀典刑斯及御史出入仍訪察以聞

七年正月京畿縣令朝見敕之曰諸縣令等親百姓之官莫先於邑宰成一年之事特要於春時卿等列在三畿各知人務宜用心處置以副朕懷農功不可奪蠶事須勿擾市獄在簡典正宜肅徭賦須平豪強勿恣凡著賢能必無曠職卽宜好去

三月朝集使還本任敕之曰朕聞天生蒸人薄于四海天有成命孚于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日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繇是三考黜陟百官會計若昔之訓茲焉是取朕以薄德祇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凜乎若涉春冰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于茲矣咨爾羣嶽寔邦之良朕每勤政途深佇嘉績豈爲吏罕久與人未信何尤異杜絕寂寥厥聲惟恭永圖當副虛屬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

庶人安其田里無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以爲太守數易則下不安誠哉是言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攸加情寄尤切故躬饗廷內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敷枉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朕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各宜慎厥始成厥終往欽哉祇守爾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八年二月敕朝集使曰古者覲羣臣后比邦國黜幽陟明循政思理罔云廢也朕以虛薄屬當期運受命

穹昊司牧黎元何曾不中夜求衣晝分忘食欲其日月所燭霜露所墜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五穀豐殖萬物阜安爲無爲事無事與能共化于茲八年矣而淳源未還至道猶鬱豈朕之不德耶將吏之不賢耶徭賦或繁耶綱維或紊耶故延入軒陛躬問得失如卿所對則朕無憂矣書曰非知之難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卿等宜祇典厥職先正其身循于國章允茲朝寄因乎風俗示之訓誘必也導德齊禮以公減私田里息愁恨之聲邦國聞寬厚之化乃當優賞如或依勢作威倚法以削流亡未至教令不

行必加其罰自餘宜依別敕處分勤恤人隱以副朕懷又詔曰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朕之虛薄祇膺景命荷宗廟之靈當億兆之貴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陞見示其罰賞錫以筐篚亦云爾而已矣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久典荆豫爲政煩苛頃年不登合議蠲復部人有訴便致科繩縣長爲言仍遭留繫御史推案遽以實聞虐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諸道有災損處

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寔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刺之
繇是用黜綱於嶺裔誠彼羣嶽朕於蒼生若保赤子
爲之均井邑制田廬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
于牧宰代以躬親故歷世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
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
則魚鼈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州刺史都督宜
問疾苦拯貧窮杜侵漁察冤獄至於賦役尤須減省
苛刻爲事人何以堪切在求理務從折衷用存楷式
其有不便穩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欽爾有官勤爾
有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

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一百五十七

册府元龜 誠勵第三 卷之二十八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閣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五十八

誠勵第三

唐玄宗開元九年三月勅朝集使等曰卿兼承朝委
分職外臺陳國之法制為人之師長將何弘宣政要
阜安毗俗熙我淳德以臻太和頃年以來戶口逋逸
波逝而往井邑虛弊州縣不以為事逋亡乃是其嘗

册府元龜 帝王部 卷之二十八

言念下人豈無懷土之戀思皇多士未有移風之術
緝寧政教仁遠乎哉提擢公方道存於爾宜加招撫
咸使安服又去年諸州申有旱澇流亡雖聞蠲放莫
能平允多非情正守法或以暗慢順情在於公私俱
不折衷自今已後務從於實卿等職在親人稍存意
於此宜躬問疾苦務崇簡惠勸以桑穡敦其學較利
而勿害靜則自安卿等每還之時朕亦嘗有其誠及
聞至彼多不遵行咸以爲朝廷嘗務會同嘗禮因循
既久固以爲意卿宜敷弘朕意宣慰人心勉思政途
以奉朝獎如仍舊相習當別有處置事有不便於人

者各與按察使商量奏聞

十年正月朝集使各還本州敕曰朕承天休子育萬
方樹之師長俾敷景化將以固茲邦本致諸昇平而
大道緬然淳風未暢租賦雖減戶口猶虛水旱相仍
耕桑莫贍豈朕之不德而吏之無方言念於茲良增
歎息卿等與朕共理實曰分憂各勉思政途以輔不
逮若人有疾苦鄉有姦豪不勤農桑不崇學較竝宜
敦勸以正風俗其臺省處分不便於時者具利害聞
奏勿復依隨以損百姓爾其留意綏我兆人
九月勅曰朕君臨寰宇子育黎元內脩睦親以敘九

族外協庶政以濟兆人勲戚極褒厚之恩兄弟盡友于之至務崇敦化克慎明德今小人作孽已抵憲章恐不逞之徒猶未能息凡在宗屬用申懲戒自今已後諸王公駙馬外戚等家除非至親以外不得與餘人交結其卜祝占相及非類惡人亦不得遣出入門庭妄說言語所以共存至公之道永協雍和之化克固藩翰以保厥休貴戚懿親宜書座右又下制曰百官等祿秩既優勲賢是寄皆合守其正道無宜聽彼異端至如卜祝之流妄陳休咎占候之輩假託徵祥誑惑既生僣違斯作因構讒慝遂行訕毀取陷網羅

良增歎息懲一足以勸百有犯不可無刑姦狡以此累身百寮誠宜飭已自今已後各宜謹慎竝不得與如此等色及無職人交遊來往仍令御史訪察有卽彈奏當加嚴罰

十二月朝集使各還本州勅之曰朕君臨宇內子育黎元何嘗不簡易愛人勤恤庶政天下至廣不能獨任故樹之牧宰咨其共理而淳化未敷至道猶鬱庸賦尚減戶口且虛水旱相仍倉儲莫贍無聞慈惠之政未息凋弊之流豈朕之不明吏之無術每念於此用惻于懷卿等是行勉思厥政百姓聞有鰥寡惇獨

不能存濟者務令優養游業浮惰不勤稼穡者特令正肅敦以學較勤以農桑差役之間務使平允逃亡之戶兼藉招攜令其下人使得蘇息諸州遭澇之處多是政理無方隄堰不脩或溝渠未洩頻以處分竟無承稟嘗破租庸是何簡較至州之日各宜勸勉應合脩塞開遵宜預施功若不暫勞何以獲利宜勵所職勿犯嘗科

十三年三月詔曰御史出使舉正不法身苟不正焉能正人如州縣祇迎相望道路牧宰祇候僮僕不若作此威福其正人何如聞自今已後宜申明格敕不

得更爾違者州縣科罪御史貶降

十六年二月諸州朝集使還帝謂之曰朝集使等弘風善俗寄於良吏求瘼卹隱職在親人朕竝建藩牧擇其師長欽若古訓俾人用康而教化或未洽黎甿或未寧攘竊者時有犯禁逋亡者罕聞復業豈朕敦諭之道尚闕而牧宰之訓未明歟永念於此不忘旰昃卿等咸承朝寄分掌外臺共理之道期於康濟至若率身以正馭衆以仁而下不化者未之有也卿等還州宜禁侵漁絕浮惰惇獨孤寡尤資惠育盜賊妖詭特宜禁斷其征鎮人每須優賞科歛之事必在均

平頃者水災荐及河朔朕思無不至憂彼元元發倉廩濟江淮以賑之免租稅停征役以安之今屬春陽布和農事方起或慮乏絕致妨耕桑雖已遣使宣撫或恐事未周贍如有不支濟者卽便量事賑給諸道有損之處亦宜准此朕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遂納羣生於壽域躋大化於昇平卿等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敢忘在予而三載考績須微行事安人稱職可不勉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守等竝受朕之寄助國爲理寔與其共康庶績俾乂羣昨頻經處分合盡誠節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紀綱貿遷營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

在郵傳規求貨馬諸如此類不可具言豈教之不明而人之多僻當宁遐想深惕於懷各宜徇公以副所委

十八年正月畿縣令朝見勅之曰諸縣令等撫綏百姓莫先於宰字煦育黎民須自於厥德卿等日在京畿各親吏理務在用心以安疲瘵庶期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正月勅曰政在養人人安其業先王所以用明察之長求忠信之師務斯道也朕勤恤庶政保綏

羣元濟育之誠不違於終食聽理之慮每軫於宵興將使載其清淨息其勞費如聞輦轂之下政令猶煩或廣脩器物將有供待或差歛人戶以充庖費豈副朕薄賦輕徭息人減費之意其雒陽令韋紹縣尉顏思賓輒有科率擬備祇供雖事未行終是專擅宜貶出河南尹孟溫禮雖不覺察狀異知情宜特寬捨自今已後府縣宜洗心懲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勞擾仰百姓卽詣縣使其狀奏聞輒不得稽壅所犯之人當有處分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授縣令等見勅之曰新

除河南府密縣令張稷等令長之任黎庶尤切比嘗選衆未盡得人然而勇進之流乃非其好矯弊之政豈爲所革今旣各膺獎用當盡良能周月政戒風謠各著所列清要唯待才賢旣爾有聞不患無位各宜勉勵以副朕心

二十四年二月宴新授縣令於朝堂勅之曰自古致理在其命官今之所切莫如守宰朕每嘗屬意尤重此官有善者雖遠必升無能者縱近必廢唯取才實非務官資事亦坦然天下所見而浮競之輩未識朕懷俾其宰邑便爲棄地或以煩碎而不專意或以僻

遠而不專心或以徇己而貪婪或以畏法而異悞浸染成俗妨奪爲嘗嗷嗷下人於何寄命朕所以寢興軫念思以濟人故命吏曹精選才幹卿等各膺推擇用簡朕心若能理化有聲名實相副必有超擢終不食言如其謂人不知唯利是視自速負敗兩喪身名智者所圖應不至是各宜勉勵以副勤屬并製令長新誠一篇頒賜天下縣令其詞曰我求令長保乂下人人之所爲必有所因侵漁浸廣賦役不均使夫離散莫保其身微諸善理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調風變俗背僞歸真教先爲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必躬必親責躬勸農其惟在勤墨綬行令孰不攸遵曷云被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宰輔之任簡在朕心亦旣同德是爲一體其有惡直醜正以私害公結構讒慝圖議離間隳我軌度莫甚於斯御史中丞盧怡累登清密受委繩準宜遵國典以正朝綱而乃妄起猜嫌輒爲朋黨交通小吏傾側大臣潛求罔極之言欲陷無辜之善雖浸潤之譖縱盈篋而不疑而回邪之端若燎火而難近宜從遠貶以戒其寮可潮州司馬員外置且清淨者政之本和平者國之福朝多君子可不務

乎如或妄動以干時矯舉以違道通相好惡便作比周斯爲亂嘗必有明罰凡厥在位知朕意焉

七月以宗正少卿崔秀爲太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簡較司農卿少府少監李齊國簡較少府監邠王府司馬杜鵬舉爲豐王府長史課勤也勅曰古者官宿其業吏不數變寔欲觀其始終因以別其能否若用捨非當遲速不備是開趨競之門豈日和均之道宗正少卿崔秀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經四載器能有適久次當遷宜副僉諧俾膺茲命且承平日久從任者多必憑考績方爲進轉但須

慎守豈滯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累速則不達謙而必通凡今庶寮宜悉朕意

八月御製戒六篇以示諸王其旨蓋明君臣父子之義齋祭稼穡之事也忠王璵等上表請宣付史官及示百寮許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臣等伏以聖謩垂訓輝映千古頒示朝廷未及天下兼望宣布中外帝手詔謂曰周公聖人攝行王政戒伯禽曰無以魯國驕人朕方聖雖慙豈忘戒子昭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頃

因內舉竝膺明試朕廣推薦之路而一槩盡收乃至授官率皆優假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器能久從官政所蒞之處固必有聲然今茲舉人將勵天下高懸賞罰俾自懲勸先宜自勉以副朕心卿所舉人皆別標名歷得知卿等能否褒貶必擬同之無累爾

親當榮所薦言可復也宜悉至懷

初詔公卿各舉所親為牧宰及對策

畢上以羣臣推薦必盡忠誠遂悉收之各以資轉職

天寶元年十月諸州朝集使迴勅曰今之牧守古之諸侯撫育黎元歲有朝會蓋問之疾苦審以安危必在適時期於不擾洎告辭處分師古前規如聞遙自

朝廷初到郡縣便遠追僧道廣說滋彰山谷在還日夜疲弊通賢當無此事俗吏誠恐有之朕夙夜在心期之清淨頃聞此說深疚廼懷宜覺前非俾無後悔當道採訪固不得違察友之間遽相戒勵宜知朕意各守章程竝宜好去

三載五月長安令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詔曰朕恭守丕業臨炤百官冀君臣一心中外勵節長安縣令柳昇往因推薦寘彼周行而乃稟性回邪恣情聚斂黷于貨賄紊我紀綱是而可容孰不可赦故令鞠按用致嚴刑豈惟懲息姦源抑欲庶寮知戒况聞朝

丹元訓誠勵三
卷之二十一
廷卿士多與交遊比之匪人門通路遺用弘寬典咸
爲匿瑕且古人以廉耻立名清白貽範苟虧斯節謂
忝前脩况身荷恩榮家享重祿陳力無紀徇財已彰
取愧素飡自投踈綱每念於此良用無然凡在百寮
宜爲殷鑒仍宣示中外令知朕懷

五載七月貶縉雲郡太守韋堅爲江夏郡司馬乃下
詔書曰無摠貨瑤生生自庸傳曰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則古先哲王不聞好貨垂以明戒無易紀律然法
貴變通罰宜平典罪止其惡過從寬宥庶乎有勸與
平有懲韋堅是司潭漕妄事興易餉遺朝廷計其積

贓數目甚廣朕以衣冠之士豈往求之而姦回之人
是爲抑與韋堅以別有處分所司已一切不問咸令
自新冀有廉隅成予德化各思變節無貳過焉宣示
中外知此朕意

十三載六月引吏部新授縣令見勅曰唐虞之理命
以子男周漢建官委以令宰朕稽古前哲寤寐全才
委之銓衡慎擇銅墨至於上敷朝政下字淳人親其
農桑均其力役使孳孳者視之猶父母俾匱乏者賴
之以安全然後八使類能六條舉最擢以含香粉署
獎以秋簡霜臺是乃立身效官移忠入仕榮家報國

豈不美歟若徇己冒私擾人敗政有懷潤屋無懼害
公豈惟刑網貽憂抑亦名節隳替蓋士君子之所耻
亦名教之罪人鴻漸于盤豈不勉哉今卿等將欲赴
官朕之所言提撕之耳所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况今之人也與古人不殊今之官也與古者
無別穀璧銅印其猶昔榮而卓茂魯恭迥然無繼將
勸獎之道不至豈淳樸之風未還撫事君臨載浮厲
惕今者庶乎卿等能副此心賞旣超倫刑必當罪各
宜勉勵敷我皇猷無謂天高四聰必達竝卽於朝堂
賜食食訖好去

代宗大曆五年制曰朕覽漢文詔書至陽和之時草
木羣生之類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陷於死亡而
莫之省緬然遐想感歎增懷哀今之人又甚於昔思
有贍恤俾安其居觀察節度使及刺史各宜訓勵所
部使奉科條變貪官之節源循吏之行其清白明著
政理殊尤者具以名聞必加獎擢若干冒貨賄紊我
紀綱切宜糾按當峻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恩勉罪者
並宜申報中書門下及所司不得容其却上自王室
多故積有歲時皆我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旣
定崇德報功與之剖符傳代不絕至於莅官述職各

宜明慎刑典貽慶子孫

憲宗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敬使淮南宣歙
吏部郎中崔芄使浙西浙東司封郎中孟簡使山南
東道荆南湖南京兆少尹裴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
撫行日金召對告之曰朕宮中用度一疋以上皆有
簿曆唯拯救百姓則不計費焉卿等今者賑卹災旱
當勤於奉職勿如潘孟陽所到務飲酒遊山寺而已
仍許卿等以便宜從事

七年六月中使梁守謙傳宣曰自今史官記事每須
指實不得虛美時帝讀肅宗實錄見大臣傳多浮詞
飾美故有是戒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制曰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
士庶人相與讓於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耻言
人過真古理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
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侵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
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單辭遽
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所以防三至之毀
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
懼罪有歸而當於事也末代偷巧內在外剛卿大夫
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蹉

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
退則羣居雜處以相議留中不出之請蓋發其陰私
公論不容之談是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
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稱介獨繇
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
而曰務從易簡提紀綱者不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
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
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叅斷一謬
俗化一訛禍發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
我國家貞觀開元同符三代風俗歸厚禮讓偕行兵

興已來人散久矣姑欲道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
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無耻格益用凋削小則絲
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樞機之重旁撓於薄徒尚
念因而化之亦既去其尤者而臣等懼其寢染未克
清澄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告戒頗用
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
朕懷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壬戌詔曰蓋儉以足用令出唯
行著在前志實爲理本朕自臨四海憫元元之大困
日昃忘食宵興疚懷躬絕文繡之飾尚愧茅茨之儉

亦喻卿士刑于詔條如聞積習流敝餘風未革車服
茅室相高以華靡之利資用貨寶固啟于貪冒之源
有司不禁侈俗滋扇是朕之教導未敷使兆庶昧於
耻尚也其何以足用刑令臻於至理歟永念慙歎迨
茲申敕自今內外列職位之士其各務樸素弘茲國
風有僭差尤甚者御史列上主者宣示知朕意焉自
艱難以還制度等衰蕩而無級矣帝薄於自奉布聞
天下時相大臣與左右前後權貴之臣不導揚上意
廣素樸以刑於下雖赦令每以爲言建此深詔意不
聞少爲懲懼

七月以鴻臚卿張賈爲衢州刺史帝顧謂賈曰聞卿
大善長行賈知帝不喜博遂自解詔乃曰臣公事之
餘聊與賓客爲戲非有所妨也帝曰豈謂好之而不
妨事哉自後刺史面辭帝必慙懃戒飭曰無嗜博無
飲酒

七年八月詔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比來因循
不能舉職起今以後諸司如有身名僞濫隱盜官錢
及違法等事他處發覺者本察御史竝當貶斥
九年正月戊午對賀正使于麟德殿旣退復召諸道
判官孔溫質李暨苗暉等九人問以出身所繇詞學

所工德音誨勉至于再三各別賜綵絹十疋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朔詔御史中丞李翊兵部尚書判戶部王起禮部侍郎高諧鴻臚卿李達司農卿李紀等各問本司事帝曰朝廷事在衆官戮力同心方得必理勉務躬親公事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謩謝官帝曰御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擬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顧望畏忌爲心者自失職業卿等梁公之後將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四年四月壬戌帝御紫宸殿問幸臣曰皇城使上言太廟中有麀走出安有宗廟之中得此野獸臣請宣示宗政寺便令巡簡帝曰可召宗政卿來朕自戒勵之遂召宗政卿李踐方至帝曰宗廟至重卿宜恪勤官業勿俾太廟有所壞隳勿拘陰陽不旋脩葺漢有昭陽未央尚猶崇飭潔淨况宗廟乎無長蒿萊以蔽野獸言訖泣然踐方叩頭請罪久之帝自卽位宗廟祀事未嘗不戒勵有司俾其嚴潔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州縣官比聞縱情盃酒之間施刑喜怒之際致使簿書停廢獄訟滯寃其縣令

每月非暇日不得輒會賓客遊宴其刺史除暇日外
有賓客須申宴餞者聽之仍須簡省諸道觀察使任
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勵清規以爲程法四年潞州
劉從諫子積拒命詔晉絳石雄等討之七月賜雄詔
書曰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將立奇功實在
謀帥朕所以求鷲鶚於累百得飛將於無雙總率諸
軍以臨賊境眷言勲績深注予懷近聞劉從諫時百
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于衆視兆于人今天
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龍驤建飾必叶度江之謠舊
史昭然宜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于西北順歲有功福

星煥於天庭爲國大慶勉弘方畧契此休徵昔鍾會
以二十萬兵頓于劔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只
在決機豈繇衆寡知卿能辨故論此懷然聞卿自履
軍中嘗先士卒旣爲輕敵未足耀奇借卿一舉之功
將定必擒之計勇雖爲本怯亦有時勇怯之間在乎
得中况卿爲萬人之帥啟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
持重報國在於平賊不在輕身爲將本於坐籌寧勞
陷陣卿服此誠嘗自書紳務立功名副茲委遇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勅選舉二門仕進根本當
擬掄於多士全委仗於有司苟請託是從則踰濫斯

極况方行公事已集羣材須行戒勵之文俾絕僥求之路宜令吏部禮部掄材考藝必盡於精詳滅私循公無從於請託仍委三銓貢院榜示省門曉告中外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勅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禮不可一日不順忠不可一夕不念二者全則上下順一途廢則出入差須振紀綱以嚴規矩凡在策名之列皆知辨色之朝儻不夙興是虧匪懈君上思政猶自求衣未明爲下服勤固合假寐待旦宜令御史臺徧示文武兩班自此每日早起朝參職司旣得整齊公事的無擁滯如或尚茲懈怠具錄奏聞

八月以鄧州連帥陶玘贖貨得罪降詔諭天下云夫有功不賞何以激盡忠有罪不刑何以戒爲惡二者不失庶務有成朕自統華夷不求奢侈臨食念兵師之餒授衣思黎庶之寒仗中外勲賢爲國家基址邇者熒惑應犯而自退太陽暫蝕而還圓百果無不熟之方五穀無不豐之處顧茲寡德何稱嘉祥惟陝府石敬瑭晉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杜絕誅求尋加獎賞今陶玘與亳州李鄴輒爲聚斂自掇悔尤功過旣分黜陟斯在玘鄴尋寘於法書
九月新授汝安州防禦使長簡辭帝臨階召之曰爾

久從征伐甚有戰功語其威名乃關張之比也前後
酬獎累任郡符皆有酷暴之名委卿理人不謂以狼
牧羊乎朕今加爾驍雄復還爾於上郡汝能改節擁
旄仗鉞豈後於他人如未省前非國有嘗典朕不能
為功臣終曲其法爾宜勉焉簡拜謝而去

十一月新授鄜州節度使米君立辭帝誨之曰擢汝
於行伍令理吾民勿以左右小輩妄裁政事須與賓
佐官吏商量吾賞罰無私汝宜聽之

三年八月下制誠勵長吏曰朕自承天命恭襲帝圖
務令黔黎永安非止皇居獨樂當難虞之際與良將

共靜邊塵及開泰之時於諸侯下恪官爵既酬勲而

示寵賴撫俗以經心託在無私期於共理有功者切

於慶賞有過者非所願聞陶玘以偶違勅條無柰何

而從謫官

陶玘為鄧州觀察留後
稅外科配縣嵐州司馬

廷隱以全虧公道

不獲已而就極刑

暫廷隱為齊州防禦使奏
孔日吏伏法不實勅自盡

乃朝典

之須行實朕心之不樂備軫泣辜之念更嚴加禁之
規况在藩方皆明理本節度使等時號山河之主縣
令亦人呼父母之君竝功為時皆勤布化不獨榮於
身世兼乃慶及子孫當虔女惕之懷同廣日新之政
各處有功之地永為無過之人宜體朕懷共資王道

四年十月乙巳帝御中興殿謂宰臣馮道曰盧質近日喫酒否道奏曰盧質到中書臣曾勸酒不過三爵別處卽不聞飲酒帝曰盧質舊來好酒酒後多過失得不慎歎道曰酒是狂藥善後人性若不節飲便致患生陛下聖謨雅符古道

乙丑新授閬州節度使李仁矩辭帝謂之曰卿今爲節度使人臣之貴不此過矣勿作苛政以害生民便孤朝寄也

長興元年七月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馮贇爲北京留守贇母辭赴太原明宗賜衣服銀器因謂姥曰吾輩

老矣贇昨來總角趨走吾老左右今日便得力吾願事先朝爲將帥視節度使富貴極矣彼時吾不望爲山河主况贇乎姥至鄉中嘗存內訓勿令失禮於耆舊也

二年九月前遼州和順縣令劉虔膺上時務云里俗有父母在而折財別居又宗族之間或有不義凌其孤弱者請行止絕勅旨王者以孝理萬邦化敷兆庶每勲賢而接部專行賞以宣風其在懲勸知方統臨得術比屋有可委之俗六親無不和之人劉虔膺曾州縣爲官見鄉閭弊事宜加條理免亂彝章宜令諸

道長吏嚴行誠約如有違者准法加刑

三年正月詔藥彥禍康福往方渠鎮討黨項叛命者
丁酉康福等率騎軍先進帝御興教樓誠以賞罰之
三月神武兵士鞏縣就糧辭帝誠之曰無擾吾民

四月李贊華赴鎮滑州帝誠之曰吾命藩侯郡守蓋
爲養治軍民恐卿久在戎行未諳民事吾今慎擇叅
佐卿於公事宜與之叅決勿自執所見也

十月丁巳前涇原節度使李金全再進馬十五匹帝
不納召而諭之曰公患馬多耶頗有所貢金全曰臣
馬非多也非敢有所覲以妄陳奏第愚陋無遠識頃

在西邊地無異產得此鹿馬在京無所使願進以益
邊軍帝曰卿在鎮爲治如何莫專以馬爲事金全謝
之帝雖黽勉受之而心不懌金全邊人累更名郡藩
鎮所在掎歛聚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
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

己巳安審琦率捧聖龍武馬軍北戍忻代召將較至
中興殿面戒勵之曰邊人生梗不柰侵搔爾等咸宜
戢歛尙嵐軍地當要害城池嘗須善完軍旅之間須
明賞罰壬子秦王從榮入謁帝謂之曰爾軍務之餘
還習何事對曰臣公事之隙讀書與諸儒講經義帝

日經有君臣父子之大要讀之益人智思吾少鍾喪亂馬上取功名不暇留心經藉在藩邸時每見判官論說經義予雖不能深達其旨大綱令人開悟今朝廷有正人端士宏才碩學者可親附之庶幾有益吾見先帝在藩時愛自作歌詩將家子文非素習未能盡妙諷於人口恐被諸儒竊笑吾老矣不能勉強於此唯書義尚欲耳裏頰聞時從榮方聚新進浮薄子以歌詩吟咏爲事帝道此言規風之

四年七月辛巳帝御廣壽殿新滄州節度使李金全赴鎮辭帝戒之曰聞爾爲治愛擾人長吏當以郵民爲務爾事予爲小較今仗旄秉鉞爲節度使當改故態分吾憂寄吾民慎勿擾也帝素知金全爲人故面自戒勵之

末帝清太元年七月辛臣李愚劉昫因論公事於政事堂相詬辭甚鄙惡各欲非時見訟是非帝令劉延郎宣諭卿皆輔弼之臣萬國式瞻不宜如是此後不得更然

二年詔曰近日告勅牒書寫生疎裝褫鹵莽未欲便行罰責今後書禮裝褫竝宜如法中書舍人辭告亦可以其人楊歷功效或訓或獎竝宜允當又須體認

急切如有宜取盡時應副無令稽緩

晉少帝天福元年四月分令文武臣寮三十六人使
雜陝孟潞蒲岐邠涇同華秦鄧徐兗相滑荆洛澤衛
隰絳慶寧沁復隨郢汝蔡沂密隸懷磁濮等州率民
財產以資軍用將行帝召賜酒食戒之曰朕京德嗣
位天降薦饑強胡作梗河北凋弊社稷所賴在軍士
耳乏衣匱食危之道也事不獲已議及於斯卿等宜
體朕意切戒左右勿爲滋橫以重取怨讟也

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一月諸道定稅使臣奉辭帝臨
軒諭之曰夫國以民爲本本立則國家安朕以近代
已來賦租不等貧者抱虛而無告富者廣植以不言
州縣以舊額爲規官吏以相承爲準頒行均定用致
蘇舒卿等宜正身莅事副朕茲意仍與逐處長吏和
順商榷但務從長共集其事無使朕之赤子在罹於
峻法也

